

曹征路文集

长篇小说卷 2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

曹征路文集

长篇小说卷 2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曹征路文集. 长篇小说卷. 2 / 曹征路著. —深圳:
海天出版社, 2014. 1
ISBN 978-7-5507-0710-8

I. ①曹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0886号

曹征路文集. 长篇小说卷. 2

Caozhenglú Wenji. Chángpiān Xiǎoshuōjuǎn. 2

出品人: 尹昌龙
责任编辑: 涂 俏
责任校对: 张 玫
责任技编: 蔡梅琴 梁立新
排版制作: 思成致远
装帧设计: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海天出版社

地 址: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(518033)

网 址: www.htph.com.cn

订购电话: 0755-83460137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
排版制作: 深圳市思成致远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Tel: 0755-83537697

印 刷: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28

字 数: 360千

版 次: 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1月第1次

定 价: 70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自序

掐指一算，老汉今年64啦，步入人生黄昏，回头数数自己的脚印不为过。再掰脚指头一算，从1971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算起，也有40多年了，发表了400多万字的作品，编一个200万字的文集也不为过。感谢海天出版社，满足了我这点虚荣心。

生活中我是个散漫的人，知足且快乐，喜欢打球打牌，没有太高的追求。别人站着我蹲着就行，别人坐着我趴着就行。但写小说就不一样了，比较认真，更不愿说违心的话。我不赞成玩文学的说法。忠实地把我经历的时代变迁记录下来是个基本态度，这套文集就是我对近30年的审美记忆。尽管今天的传播手段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娱乐化，但小说作品就精神深度而言，依然是其他文艺形式不能替代的。所谓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

认真地反省起来，我的所有的作品似乎只写了一个主题——找到自觉的人生。我的经历还算得上丰富，工农兵学商差不多都见识过。见得多了，想得也就复杂一些，故而也希望人们分享自己那些经过思考的生活。我真诚地希望这个世界美好起来。不管我这些脚印是何等的浮浅，思考是何等的幼稚，我还是希望能够成为您的朋友，为您服务；希望您一起探讨人生，探讨时代，找到规律，走向自由；希望您一起找到认识这个世界的新方法和新角度；希望您一起领略人类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，领略人类无比多样的美和

力。

那么，请接受我由衷的谢意。您——爱护和帮助过我的编辑们，指导和鼓励过我的师长们，每一个读过我作品的朋友们，每一个善意指教过我的批评者，谢谢啦。

本雅明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经验就是“震惊”，那么转型时期的我们也应当有传达这种“震惊”的艺术品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说批判精神也是对的。一个文人对现存价值提不出怀疑和批判是他的悲哀，更是时代的悲哀。

我的艺术主张是没有主义。一个写小说的，动不动标榜主义是不自信的表现。在我看来，最好的艺术不过是量体裁衣，为自己的表现对象找到最合适的角度和形式。因为形式本身没有高下，也无先进落后之分。中国文学史的经验是这样，西方文学史的经验同样是这样。说白了，艺术就是真情实感四个字。

我去泰国旅游，见众人围观一赤膊趺足者，只见他火中取物，上下翻飞，绕前捧后，有托儿跟着大声喝彩。伸头一瞧，原来是卖烤鱼干的。于是联想到近年我国的文坛种种，哑然失笑。

小说是最具思辨色彩的艺术，要经得起咀嚼才好。倘若没有当今人类最前沿的思想发现，不能用人类文明的成果照亮时代生活，那么所有绕前捧后的表演不过是“玩花活”，是卖烤鱼干。

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学习时，亲眼目睹过一批青年作家用各种主义爆破了文坛，新奇怪异成为先锋，所以那个时代被称为“方法论年代”。圈内的流行词叫“玩老头子”，也亲眼看到一批老头子生怕被时代抛弃而亦步亦趋，被玩晕了。中国文坛在经历了近20年的主义轮番轰炸以后，小说艺术的基本价值作为一个问题被一再提出来，绝不是偶然的。

生动而真实的故事细节、鲜活而独特的人物性格、蕴藉而深刻的情感寓意、多数人感同身受的时代呐喊，是小说艺术永远的生

命力所在。作家首先是真理的追求者，是人类合理生存方式的叩问者，是世俗潮流的怀疑者。尽管对文学精神的遮蔽古已有之，各个时代表现不一，但文学精神从来未被杀死。它仍顽强地，一代一代地，在真文学的血脉中薪火相传不绝如缕，我是相信这一点的。历史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。

所谓精神到处文章老，沧桑阅尽意气平。是为序。

曹征路写于2013年2月24日元宵节

目·录

问苍茫

第一章	1
第二章	41
第三章	63
第四章	91
第五章	115
第六章	141
第七章	165
第八章	193
第九章	213
第十章	237
第十一章	257
第十二章	289
第十三章	339
第十四章	359
第十五章	397

第一章

1

柳叶叶运气好，工位面对着窗户，每天都可以偷闲朝外看几眼，一抬眼皮就能看，主管也注意不到，她还一次都没被抓住过呢，这让她好开心。

其实外面有什么？没有海，也没有像样的商厦，但外面有天，有时候还有白云，这边的白云和老家的不一样，是那种昏昏沌沌结不成团的白云，烂棉絮一样稀稀拉拉。有时候她还能看到低低盘旋的大飞机，发出隆隆的震响。在晚间，还能看清飞机上一排排的窗户，和尾巴上一闪一闪的星光，提醒她别忘了如今自己也住在大城市里，离现代化很近很近。有一回大家在拉话最想做的一件事，有人想吃一碗米粉榨肉，有人想美美地睡两天，当时她脱口就说想坐一回飞机。她们都笑她不着调，癞蛤蟆要舔天鹅脚背呢，可她自己觉得飞机并不遥远，天天都在身边，就在半腰间，好像一步就能骑上去。人和人，真的不一样。

那天的台风就是这样被她看到的。在窗子里看，像一个红毛鬼。从前她以为台风就是从台湾刮来的风，特别特别大的风，其实不是。台风是有颜色的，起初是黄色，明黄，接着整个天都红了，是那种红砖一样的混浊的红，透着一种让人不安的明亮。但很快就黑下来，黑得怕人，大中午的马路对面的楼房忽然就不见了。再紧跟着，是雨。雨是横着扫过来的，直接扫在她脸上。开头还带着点温热，有点臭，是一股子臭鸡蛋味。风向是旋的，一会儿东一会儿

西，雨就像淋喷头打摆子一样的调皮。但转眼就变了，变成了海浪一样扑进窗里，于是一片尖叫，工房里一下子全都是水。天也一下就黑了，屋里是开着灯的，所以显得更黑。把窗子关了，才看清楚那个雨是横着扑过来，砸在窗玻璃上轰轰地响，吓死人。

这场台风憋得太久，收音机天天说来，就是不来。空气臭得很，到处是汗酸味，黏糊糊的。大家都等着刮台风，说是台风一刮，衣就干了。每天宿舍里都有人说没衣服穿，所有的衣服都挂在走廊上，永远干不了，而走廊的墙壁上也是成串的水珠。大家只好都穿潮衣服上工，在身上一点一点焐干，又一点一点汗透。毛妹说她的手都能挤出水来了。毛妹碰巧这两天来了“老朋友”，她又舍不得用卫生巾，不知从哪里拣来的破汗衫，洗洗晾晾就那么垫在下面。大家都说要坐下病的，她不信，笑笑还是垫着。现在台风终于来了，可以松口气了，好像憋了很久才突然透出这么一口气。

然而台风就像是一个暗示，一道命令，不知道是哪个喊了一声，“不干了”！然后大家都停了下来，在这之前谁也不曾商量过，但现在有人说不干了大家就都不想干了。这很奇怪，就像是等了很多天刮风下雨，一直不来，但说来也就来了，谁也不觉得有什么意外。

“不干了”的意思就是罢工了，就是跟老板、管工叫板了，造反了。从前听到这个话新鲜得很，是别个公司里发生过的，怎么斗怎么闹最后输得又是怎么惨，讲故事一样。现在轮到自己也不干了，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也不觉得什么，说不干就不干了。有个人把一个大扳手高高地抛起来，掉在传送带壳子上咚地一响，还引来一阵哄堂大笑。就是这么简单。

管工急得直蹦，问是哪个喊的不干了，哪个不干就炒掉哪个，但没人理他。管工只好去抓拉长，拉长们自己去做也做不过来，一条拉停了，60几条拉全部都停。只有传送带还嗤嗤地走，线路板越

积越多，像一条漂满树叶的小河，最后终于卡死在那里。有两个男的还想去砸打卡机，那个打卡机每天都会把时间记错。不知哪个说，砸它有个屁用，都是故意错的，这才不砸了。于是大家都跑到窗子跟前去看台风。

台风的身子到这时才真正露出来，咆哮着翻滚着，把天和地搅成一团，分不清哪些是雨水哪些是海浪，从楼顶直接倒下来。马路上所有的车都趴着不敢动，看不见一个人，只有废纸箱和垃圾桶在天上飞，公司对面的一个巨大广告牌，眼睁睁地就散了，飞了，一点声息都没有。有的楼房窗户没有关好，整扇窗子就被拽下来，到处能听见玻璃的碎裂声，紧跟着是电闪雷鸣。就像是有一个巨大的疯子一步一步逼过来，手上拎着一根大鞭子，稍不如意就给你一鞭子，然后张开血盆大口嘿嘿地狞笑。

这情形，看得人热血沸腾，好开心，好过瘾。

其实早几天，就有一个消息在传，说是下一批工人又要来了，有200多，是广西来的。消息是他们湖南佬打听来的，他们是上一批的，比柳叶叶他们早三个月，眼看试用期就要满了。也就是说，公司要把湖南佬炒掉200多才能腾出工位。湖南佬来得早，已经亲眼看到过前面几批人是怎么走的。他们不想走。好容易熬到试用期快满了，凭什么要他们走？

这样的流水线工人，新手一两天就能上岗，公司有60几条拉，2000多人换上200个新手根本影响不了什么。试用期只发200块生活费，正式工700元工资，这笔账傻子都能算过来。再说十个人的工作量只安排七个工位，做不了就加班，公司只要付一点加班费就可以永远用新工人。新工人如果当不上拉长，就只有被炒，公司永远只付生活费。

另一条消息是，公司又接到一个大单，要做两个月。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消息，这从每天的加班时间就能知道。以前加班加到八

点，现在要加到十点。加一次班能多得五元钱，有人就骂，说老子一天当两天活，才多吃两包方便面，真不划算。不过也有人喜欢加班，因为加班给的是现钱。比方毛妹，她就能把五元钱省下来，她说出来就是苦的，怕苦就不要出来，人家有活给你做，应该高兴才对。但柳叶叶就是高兴不起来，她两条腿都做肿了。她还算好的，毛妹脚背上一摞一个坑。

听他们说，以前每到一批工人被炒，总是有人哭有人闹，但闹也闹不出名堂，因为合同写得清清楚楚，试用期六个月。试用期满不合格的就是要炒，这是公司的规定，你自己能力不够你怪哪个？所以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离开，不愿意走的顶多在公司大门外赖两天。大门有保安守着，你想进又进不来，你想说理又没有人听，最后还是一个走。

但这一次就不同了，这一次的湖南佬很抱团，他们得到的消息早，抓的机会也好，就在新人要来不来的时候，就在公司刚刚接到大单的时候。还有，就是这场台风帮忙助威的时候。

柳叶叶坐在二楼的落地窗前，那个人事部姓马的经理，被她看得清清楚楚，刚刚撑开的一把花伞，转眼就像蒲公英絮毛一样翻转飘散，变成了一把枯枝。姓马的疯子一样冲进门庭，大概开头还想找地方搁伞，转了几圈之后才醒过神来，才把那把铁丝扔了出去。从写字楼到厂房不过二三十米，就已经把姓马的变成一只汤锅里爬起来的鸡。她还看见姓马的冲着保安大喊大叫，那个讨好他的保安被他骂得狗血淋头，只能把笑脸硬硬地夹住，退回去重新拴上大门。他不放人出去，其实也没有人想出去。马经理冲进工房，嘴巴里不干不净地学广东话骂人，丢！丢！

这一切，全都被她看得清清楚楚。

马经理和几个管工商量一下以后宣布说，好好好，刚才是谁叫的我们也不追究了，就算是大家刚到南方来没见过台风，受了惊

吓，公司买单了。但是下不为例，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要赔偿损失了。你们知道停机一分钟公司要损失多少钱吗？吓死你！

没人答话，也没人动。

马经理说，怎么啦，听不懂我的话吗？

还是没人答话，没人动。

马经理就去骂拉长，要他们把自己的人找回去，同时还点名叫了几个人。人群这才动起来，但也只是柳叶叶这批新来的最听话。毛妹还去招呼了几个人，可他们人少，坐在工位上孤单得很。就是坐下了身子不动也还是没用。就是身子动了，60几条拉也还动不起来。空气变得焦躁，好像随时都要爆炸，柳叶叶觉得刚刚凉爽的身体又透不过气来了，浑身都在发抖。

马经理这才着急了，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，想这些有什么用？公司是有规定的，跟你们大家都签过合同的，签字画押，不是假的吧？人才流动，末位淘汰，这是政府定的章程。有意见你们跟政府去提。我跟你们一样，也是打工一族。表现不好也要被辞退的，当然表现好了可以继续干嘛。公司欢迎大家留下来，大家都是出来打工挣钱的，谁跟钱有仇？你？你？你们不要叫我难做好不好？

有人在后面忽然嘀咕一声，放屁。这下就像真的放了一个响屁一样，工房里一下笑翻了天，大家前仰后合笑到肚子疼。

马经理火了，跳着脚叫保安，让他喊队长来，把全队都集合来。但他的声音已经变得渺小，而且很快就淹没在大家的起哄里。人们叫着嚷着一起往外冲，马经理立刻被挤到墙脚，想找都找不着了。混乱中，有几条拉的日光灯管被敲碎了，还有那个会吃时间的打卡机，也不知是谁，把一块线路板塞进机孔，吐出来整整一团乱麻。

这老天爷也怪气，刚才还昏天黑地雷霆震怒呢，转眼就艳阳

高照了，只有污水在马路上潺潺地流，证明刚才确实刮过台风下过雨。大家跑啊跳啊欢呼啊，快活得很，好像自己给自己放假了，谁都管不着了。其实人人心里也都清楚，大雨还在后头，该来的还是要来，哪个都挡不住。尽管哪个也不晓得后头有什么，反正横竖一条蛇皮袋闯天下，打工仔一个。有个湖南佬牛皮烘烘说，大不了老子炒他鱿鱼，怕什么怕？

可柳叶叶心里还是有点虚。这是三个月来第一次早收工，不是主管宣布收工的，是自己宣布的。平常天天盼着能歇一天，能到街上去逛一逛，可是真的歇下来了，又觉得六神无主不知该怎么办了。她在人群中张望，想找个熟人，她心里慌得很，空得很，想找个人拉拉话，可忽然间就觉得每一张脸都是生面孔，谁也不认识谁。而且，别人好像也在张望，也在找人，她们就这样拥挤着往前走。

忽然，人群又跑起来了，风又来了，噼噼啪啪的雨点又砸下来了，于是她也莫名其妙跟着跑起来。

2

这股生成于印度洋的热带气旋，取了个奇怪的名字，叫塔娜，据说是一个专司小坏的漂亮女神。该女神在印尼群岛还很苗条瘦弱，几乎没有什么破坏力。可是越过海南岛到了珠江口一带就突然强壮起来，中心风速达到了15级。等到香港电视里出现红色风球的时候，深圳人还有点生怕它拐弯不来造访的意思。深圳人被低气压压迫了太久，压得透不出气来，太希望来一个自由女神解放一下，

哪怕恶作剧也很好玩，深圳人太缺好玩的东西了。另外，深圳缺水呀，大大小小的水库都见底了干涸了龟裂了。几年前还有清水环绕的小镇，如今全都站满了钢筋水泥，它们都要喝水。如今河道里已经搭起了一排排铁皮房，洗头妹就站在河底拉客，来呀，来玩，来洗头。可是水呢？水早就断了源头，没了来由，都钻到塑料管子里去了。所以塔娜要登陆了，简直就是一个美丽的传说，一个盛世的节目，大家都要高举双手欢迎，谁也不去深想，这位女神的笑容还含有几分恶毒。结果特意去海边迎接塔娜的人士转眼就消失了几个，删除了几个，归零了几个。在市区，首先是一些脚手架挪了位，像圈羊的栅栏改换牧场一样。然后是广告牌五马分尸，那些高贵的香唇和肉身，只能无力地垂挂在路灯架上招摇，那些诱人的丰乳和肥臀，全都躺在人行道上任人践踏。深圳河暴涨，把积攒多时的垃圾一股脑推向香港，腐臭涌上马路，扑向洼地的楼房。在最繁华的罗湖，一帮烂仔早就把大方桌翻过来等在路边，等在涵洞两侧，为急于回家的女士提供舟船服务。他们吆喝着，跳楼价啊，平到死啊，十门（块）一位啊……

这些也就罢了，可刮台风居然刮出一场罢工出来，你想得出吧？宝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铜牌牌不大，挂在墙上也不起眼，可在幸福村却也算是一家主力外资企业，它的一举一动自然非同凡响。所以文念祖一听说宝岛电子出事了，连夜就往回赶。傻瓜都想得出，幸福村有上百家企业，一旦打工仔们互相通气，连锁反应起来，局面就不可收拾了。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，只要不出事情，你闷声大发财好了，有钱大把赚好了，什么都好说，这话是市领导亲口对他讲的。但出了事情呢，领导没有讲。他明白，那就什么都不好说了。至于什么叫事情，什么不叫事情，大家心知肚明。

另外这次事情来得有点邪，他总觉得不合常规。要在以前，他也不会在意，一两个工厂罢工，太家常便饭了，但这次确实有点

邪。好像真是电视里讲的，是这个塔娜在捣鬼？罢工的规律其实跟种庄稼差不多，春耕秋收，是有节气讲究的。一般是春季招工，夏季跳槽，到了秋冬，过年关了才会出点乱子。这才七月份，刚过端午，搞乜鬼呀搞？

所以下面一反映上来，他就脱口问，乜意思啊？答说是不清楚。要在从前，文念祖早就把丢你老母丢出去了，养这些马仔有什么用啊？可如今他也是穿西装打领带的人，是幸福村几十万人口的父母官，是幸福开发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，他就不好随便丢了。

不许骂人确实很麻烦，可是大家都说很必要，那就只好忍着。有个香港命相大师给他看过，他有一张俊朗的国字脸，主富贵的，但忌怒。发怒的时候国字容易扭曲，两条卧蚕眉会纠缠在一起，两个鼻孔难免仰天长啸，一张阔嘴更容易直贯耳底，总而言之统而言之，脸上山河犹在，国运却破败了。所以保持适度微笑，就是保证命长运久，戒怒成了他人生的第一等重要的大事。其实他还有什么大事？他所有的大事都在40岁以前完成了，现在的大事就是少发火，经常告诫自己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把眉头很深刻地收拢上去，轻轻哼一声，搞——错！

客家人大都性情温和，不像北佬那样脾气暴躁气焰嚣张。客家人既然是客，就不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随便，事事要谨慎克制。比如瓜田不拾履李下不正冠，低头不失礼高声惹祸灾，遇事让三分和气能生财这些道理，做一个客家人从小就要懂得。姓文的自然要更加文静一些，遇见不平事，喊一声有没有搞——错，已经是最高抗议了，天大的火气被拖着长音的一声喊也就出得差不多了。事实上文念祖最大的长处就是特别能忍耐，特别能忍耐也就是特别能战斗，这是他屡战屡胜的法宝。车子到家，走进办公室，身上雨水还没擦干，他已经口述了三件事。